

东坡暮年贬谪的“幸”与“不幸”

□四川成都 石维明

海口的母亲河美舍河从五公祠古建筑群园林中蜿蜒而过。园林中荷香四溢的湖，名叫“莲池”，莲池中的水由浮粟泉源源不断地流入，池水再滴进美舍河，从不停息。莲池内莲花点缀，莲池中心有一岛，叫作湖心岛。

站在浮粟泉旁，看着清澈的泉水一点点地向一个石砌的水道里流去，流向莲池，再由莲池流向美舍河，不免思绪万千。

元丰七年(1084年)春，已在黄州度过了4年多贬谪生活的苏东坡，奉调汝州(今河南临汝)团练副使，这是重新起用的迹象。东坡离开黄州，顺长江而行，游览山水、探访朋友。在泗州(属安徽)与友人刘倩叔同游南山(都梁山)，写下《浣溪沙》一首：“细雨斜风作晓寒，淡烟疏柳媚晴滩。人淮清洛渐漫漫。雪沫乳花浮午盏，蓼茸蒿笋试春盘。人间有味是清欢。”清欢，东坡认为这是人间最纯粹的感受，平凡而简单，蕴含着人与人之间、人与万事万物之间最单纯的情愫。

元丰八年(1085年)冬，朝廷政局改变，东坡被召回京师，官至翰林大学士。昔日受到“乌台诗案”牵连而被贬放的朋友陆续调回汴京。东坡与好友王巩相聚，写下那首著名的《定风波》：“常羡人间琢玉郎，天应乞与点酥娘。自作清歌传皓齿，风起，雪飞炎海变清凉。万里归来年愈少，微笑，笑时犹带岭梅香。试问岭南应不好，却道，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

一般理解，东坡用《定风波》词牌是意取“平定风波”之意，但，这一次他要写的不是自己如何平定人生的波澜，而是写一名姑娘如何平定人生的波澜，以及那样的态度给他的启示。

话说官宦子弟王巩，字定国，从东坡学文，“乌台诗案”东窗事发，他因接受东坡诗词而遭牵连，贬谪岭南宾州(今广西宾阳)，侍女柔奴自愿随行。三年之后的当日筵席上，王巩唤出柔奴为东坡斟酒。东坡问她：“广南水土应该不好吧？”意指那边物资缺乏，生活可能过得不尽人意。不料，柔奴回答得云淡风轻：“此心安处便是吾乡。”简单的答案充满了令人动容的智慧。纯净的心情、自由的灵魂，无处不可适、无处不悠然，事事皆可观、物物皆可亲，令东坡产生极深的感慨。《定风波》里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一句，既是对柔奴姑娘的赞赏，也再现了东坡追求的归宿。

绍圣元年(1094年)六月，第二次身处黄州的苏东坡被责授“宁远军节度副使，惠州安置”。绍圣四年(1097年)四月，东坡再接“琼州别驾，昌化军(今海南儋州)安置”告令。七月二日，经过长途颠簸，东坡经海口终于到了海南昌化军，居住在生活物资缺乏的桄榔林下。“食无肉，病无药，居无室，出无友，冬无炭，夏无寒

泉。”(《苏轼佚文汇编》所载《答程大时》)这年中秋，东坡写下了《西江月》：“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。夜来风叶已鸣廊。看取眉头鬓上。酒贱常愁客少，月明多被云妨。中秋谁与共孤光。把盏凄然北望。”

但很快，在昌化军，苏东坡就和百姓打成一片。实际上，东坡每到一地，都能够较快地平复自己的情绪，安顿好自己的心灵，和现实达成和解，发现风物，求同存异，把酒当歌，“乐活”当下。万里北归渡海时，回顾昌化军三年，东坡写下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”的豪迈诗句。

仕途40年，苏东坡的最后一个岗位是“琼州别驾”。东坡暮年的这次贬谪，让他与偏僻之地的百姓密切接触，对百姓疾苦有了更深刻的了解，对人生的悲凉与不可捉摸有了更深切地体验。他教化民众、劝农助耕、行医易俗、亲和黎汉。“食芋饮水，著书以为乐”，完成流芳百世的《东坡书传》《东坡易传》《论语说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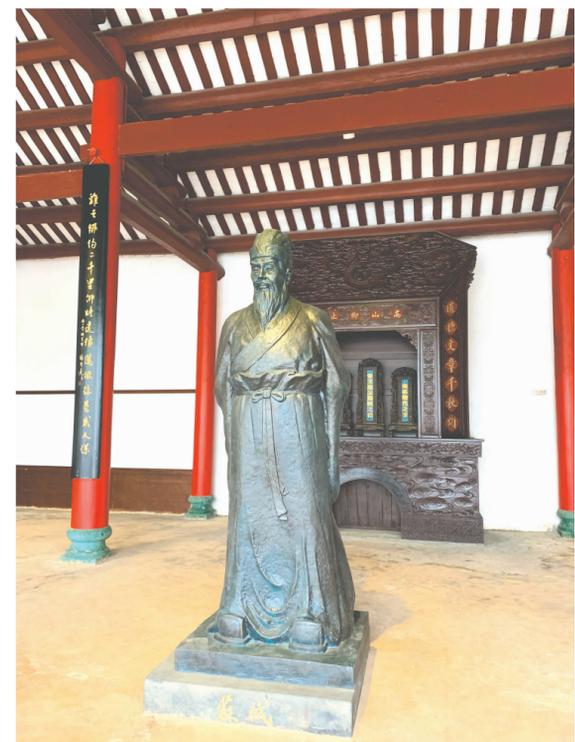
海南当时属于尚未完全开化之地，如果没有苏东坡暮年的这次贬谪，海南与中原先进文化的接触，可能还会推迟一段时间，海南农耕文化的发展，可能还会延缓一个时期。苏东坡谪琼，可谓是当事人不幸海南幸！“蛮夷之地”的教育之门正是由东坡开启，“海内外名士接踵而来从师东坡”。宋代一百多年里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，但东坡北归不久，儋州的东坡弟子姜唐佐就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举人。东坡为此题诗：“沧海何曾断地脉，珠崖从此破天荒。”

宋徽宗三年(1100年)初，苏东坡谪居海南昌化军(今海南儋州)快满三年的一天，从贬居雷州的门生秦观来信中，获悉自己将遇赦北返。在访问王公辅至黎子云道途中，忽然遇雨，东坡从农家借了笠履，继续昂扬行走在雨天的泥泞路上，义无反顾，欣喜若狂！

宋徽宗即位后，元符三年(1100年)四月，朝廷大赦，东坡复任朝奉郎。在离开昌化军北归中原之际，他写下“我本儋耳氏，寄生西蜀州”的诗句，来表达他对海南的深厚情感。

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(1101年8月24日)，东坡于北归途中，病逝于江苏常州，享年64岁。宋高宗即位后，追赠苏东坡为太师，宋孝宗时，追谥“文忠”。

(石维明，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历任《路魂》杂志副主编，《中铁科技报》总编辑；获第一届四川日报文学奖、第二届四川日报文学奖、四川省五一文学艺术奖等30余项文学奖，获公安部三等功一次；发表散文、小说140余万字；出版文学作品集5部)



海口苏轼纪念馆。石维明 摄

在故宫，遇见眉州东坡(一)

□北京 邵思思

2020年9月，北京的夏日已进入尾声，烈日的阳光开始变得温柔和煦，空气中也刮起了点点微风。在少雨的北方，天是那么高，那么亮，蓝的有些醉人。我从紫禁城外沿护城河奔奔向午门，通过广袤的太和殿广场，向右转过文华殿。作为故宫600年的特展之一——“千古风流人物”，从官宣那一刻起就吊足了人胃口。要知道，这可是史上最大的苏东坡主题特展啊！

作为展板主视觉图案的，是宋人绘就的《赤壁图页》。浩瀚旖旎的水纹里掩藏扁舟一叶，船中人安然而坐，目向远方。水纹涌动，他自自然然，像是从“凌万顷之茫然”中窥见了人生和宇宙的终极奥秘。

“人人都爱苏东坡”，因为他不仅是北宋文学界的大V，还是诗人、书法家、画家、政治家、哲学家、佛学家、美食家。他现存世诗词3000多首，存世文章4800多篇，数量居北宋之冠，上至耄耋老翁，下至妇孺稚童，多多少少都能吟诵几句他的诗句。他凭一己之力开创了北宋文学自欧阳修之后的新时代，他让“词”这种形式不再是脂粉花巷里的妆楼点缀。据说，有一次，苏东坡问一名客人：“我的词作比柳永如何？”那位客人回答：“这哪里能比呢？”苏东坡吃惊地问：“这怎么说呢？”客人不慌不忙地回答道：“您的词作，必须让关西大汉环抱铜琵琶，手握大铁板，高唱‘大江东去’。而柳永的词作却需要一个二八年华的小女子拈着红牙板拍，细细唱着‘杨柳岸，晓风残月’。”苏东坡听后，抚掌大笑。因为他，“词”这种原本只服务于宴乐助兴的文学形式变得前所未有的辽阔，但仅仅“豪放”并不是苏东坡的本色，他的一生都在追寻“静而达”的通透，无论顺境逆境，都被他一一笑纳。难怪林语堂先生说，一提到苏东坡，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。

所以，作为眉山人，怎会错过难得一见的苏东坡大展？怎能不想起他与眉山的交汇？

1.公元1056年

公元1056年，宋仁宗嘉祐元年，北宋的官家仁宗皇帝来到他的中年。虽孔子云“四十而不惑”，但对宋仁宗而言，这个年纪如此尴尬。要知道，古代君王平均年龄也就40岁左右，更难启齿的是，尽管娶了3位皇后，临幸过30多位妃嫔、官人，竟无一为他诞下继承人。仅曾有过的3位皇子，均未活过3岁，他不得不把堂兄的儿子赵宗实召唤入宫作为接班人培养。

比起唐宋太祖，宋仁宗的存在感并不强，但正是默不作声的他开创了中国古代的黄金时代。在位42年，他以“简朴”“审慎”“克制”的美德闻名于世，让太祖一心向往的“文治国家”成为现实——世代君王，莫不好学，执政之臣，也无一不是科举

出生。这股庙堂上的清新之风自然也吹到了远在眉州的苏家。

在眉州，苏家虽是大户，但并非以读书闻名，而是质朴的世代农家。在苏母程夫人的操持之下，苏家依靠养蚕、缂丝过着“中产阶级”生活。在纱帽街街苏母置办的这座中等住宅里，有一棵高大的梨树、一座荷花池、一片菜畦、一个名叫“南轩”的读书处。花园中果木鲜花繁多，院墙则是千百竿翠竹的竹林。日子虽然不是大富大贵，但也从不缺衣少食，苏家上下便被包裹在这片知足的祥乐中。当然，更让邻里羡慕的是，苏家的两个男孩似乎就是天生的读书种子，在崇尚“文治”的北宋，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。

而最初向幼小的苏轼种下这颗“种子”的是一位来自京师的先生。这位先生姓名已不可考，只知他带着名儒石守道写的《庆历圣德诗》给私塾的老师看，并对身居庙堂的范仲淹、欧阳修等十一人的修养、识见大加赞赏，仅有七八岁的苏轼听了，就好奇地问：“你说的都是什么人呢？”先生不屑地说：“童子何用知之？”苏轼反驳道：“此天人也耶，则不敢知；若亦人耳，何为其不可？”先生对小苏轼这番言语感到十分惊讶，不仅将这十一人的情况一一道来，还特别提到：“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、欧阳修，这四个人乃人中豪杰。”当然，年幼的苏轼并不知道此四人究竟有何丰功伟业，却深深记住了他们的名字，并期待有一天能见到他们的“君子之风”。

让小苏轼再次对庙堂关注的则是成都知府张方平。1055年，苏洵听闻张方平的大名，也知得这位知府在蜀中遍寻名士，于是带着苏轼兄弟前去拜访。张方平一见苏轼，惊为天人，以为人间麒麟，并力劝苏洵让二子直接赴京应举。但想要赴京应举，没有人推荐是不行的，苏洵便想请张方平作为两兄弟的推荐人。不料张方平答曰：“吾何足以为重，其欧阳永叔乎？”欧阳永叔，即欧阳修，北宋文坛领袖，也是朝廷重臣，由于一些政见不同，张方平与欧阳修的关系并不和谐。但看到苏家二子的大才，他全然不顾个人嫌隙，毅然写信向欧阳修推荐苏家父子，并资助盘缠。这一幕让苏轼感受到朝堂的别样魅力：庙堂虽高，却无阴谋诡计，而是坦率相惜；士大夫之间，虽意见相左，却从未有私怨仇隙。

公元1056年的春天，19岁的苏轼平生第一次离开自己的故乡眉山，和父亲苏洵、弟弟苏辙一起，经大散关入关中，再向东进入河洛平原，前去京师汴京参加科考，开启了闻名天下的第一步。

(邵思思，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，现为《同舟共进》北京特约记者)



东坡竹石图。

东坡与竹

苏轼咏竹诗赏析

□上海 艾叶子

於潜僧绿筠轩

可使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
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。
人瘦尚可肥，士俗不可医。
旁人笑此言，似高还似痴。
若对此君仍大嚼，世间那有扬州鹤。

赏析：

北宋熙宁六年(1073年)春，苏轼出任杭州通判时，从富阳、新登，取道浮云岭，进入於潜县境“视政”。於潜僧慧觉在於潜县南二里的丰国乡寂照寺出家。寺内有绿筠轩，以竹点缀环境，十分幽雅。苏轼与僧慧觉游绿筠轩时，写下了这首《於潜僧绿筠轩》。

诗以五言为主，议论为主，但写得很有风采，“可使食无肉”，是对物质贫乏的忍受，但人“不可居无竹”，是诗人对竹的君子风范的敬仰，是对故乡眉山翠竹林盘的回忆。苏轼以竹与肉的对比，歌颂风雅高节，批判物欲俗骨。一句“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”写出了物质与精神、美德与美食在比较中的价值；食不甘味，充其量不过是“令人瘦”而已；人无松竹之节，无雅尚之好，那就会“令人俗”。这既是对僧人风节的赞颂之语，也是对缺乏风节之辈的示警。

惠崇春江晚景二首·其一

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。
蒌蒿满地芦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时。

赏析：

这首诗是苏轼题在惠崇所画的《春江晓景》上的。惠崇原画已失，这首诗有的版本题作《春江晓景》，现已无从考证。这一首诗成功地写出了早春时节的春江景色，苏轼以其细致、敏锐的感受，捕捉住季节转换时的景物特征，抒发对早春的喜悦和礼赞之情。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视觉由远及近，即从江岸到江面。这句诗不仅反映了诗人对自然的人微观察，还凝聚了诗人对生活的哲理思索。鸭下水而知春江暖，可与“一叶落而知天下秋”相媲美，具有见微知著、举一反三的道理。

全诗春意浓郁、生机蓬勃，给人以清新、舒畅之感。诗人苏轼提出“诗画本一律，天工与清新”(《书鄜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》)，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(《东坡题跋》卷五《书摩诘蓝田烟雨图》)，在他的这首题画诗《惠崇春江晚景》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。

(艾叶子，网络作家，上海某文化公司策划人，曾在《华西都市报》等发表作品)



2023年7月22日
星期六

新闻热线:38166899
眉山网: http://www.mshw.net



(第4期)

主编 张成锋 编辑 万君
美编 张莉 校对 杜沁莲

